後漢書第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於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王盜賊之

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
車鄉（中車鄉名也在父城界）異間出行屬縣（間出猶微行行音下）
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並從光武因
共薦異異得召見異一夫之用不足爲
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
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
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
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
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
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
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
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音姚）叔壽段建左
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
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

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訓爲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訓音壺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稱尊號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

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秉傳撫循屬縣録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蓽亭（無蓽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蓽音力于反）時天寒烈衆

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爨火（爨音七亂反）爨炊也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滹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滹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滹沱河南宮在滹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關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

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閼頡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頡字作確前書音義闌音蹋頡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東觀記僑字作矯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爲津統二郡軍河

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五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也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

發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王莽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時更始大臣張印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

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

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上鄉下（續漢書曰上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垂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級也）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攽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

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術將軍二字 與寇恂合擊茂破之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印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胡殷爲隨王王更始欲殺印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 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 引擊陽翟賊（○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 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

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
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
劒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
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
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
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東觀記曰鼃池霍郎帙主長湖濁惠華唫陽沈等稱將軍等皆降）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
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
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
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

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
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
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
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
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
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
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

馮異

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伉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與
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
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
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
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
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

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圍書勞與
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
能奮翼龜池以爲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
淮南子曰至於鴈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
也隴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芬蔣震據
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爲縣名故秦芸陽縣張邯據長安公孫

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甬閎據汧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
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
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
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
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
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
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
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
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
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
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
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

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
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
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
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
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
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古鄗
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

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
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
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
通侯通侯即徹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
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

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
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時豪傑競逐逐爭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
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
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
巍不測乎誠異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

馮異

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爲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

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爲之也忸音尼丑反忕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

馬異

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攽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城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

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立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鄉○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薁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揔兵據異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冊青失斷金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

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扶風縣有落門山病發薨子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今兗州金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今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二關殺游徼會赦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及子孫亡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社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殊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
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絶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

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鬬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死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今屬伯升及伯升遇

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
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
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
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爲姓東觀記曰徭作淫偉反擊走
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
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
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
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

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
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爲中軍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
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
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
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
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
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

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為用乃貰歆（貰寬也）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上先遣吳漢往收之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節鉞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焉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擭

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陳俊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爲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帝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教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鄗王（更始傳尹尊爲鄗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爲

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貝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雋葉等十餘城雋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雋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名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王略十有二縣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宣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

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訢邯遷征南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中將軍劉宏（劉攽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常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

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貫復及積弩將軍傳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冀招募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攻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傳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

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義清縣東北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

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隨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大將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下降兆中拆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岑彭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利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

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揚之咽喉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夌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曄為率義侯不拘遣子故言或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矣之母方稱太夫人也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木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練盛土爲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毀爲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

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舫箄下江關（舫箄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箄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舫即舫字古通用耳箄音步佳反泭音匹俱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互等遂拔秭歸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解在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斷樓立檝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

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欑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

南郡太守自率藏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父見虜
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
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
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
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汪
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
到江州以田戎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

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
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蜀巴郡今
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第恢悉兵拒廣
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
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
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岑冊大破
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武陽解見光武紀 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數十里執其君臣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巂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蜀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進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蜀汝南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莽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

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蟊賊岑君遏之（蟊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氂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

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弟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

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
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俱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鄗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還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今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

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

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追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延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

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

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甲爲膠東矦甲弟宗爲即墨矦各一縣甲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勳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

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馮岑賈列傳第七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爲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

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諸生漢召故先爲具食○劉攽曰案汪文漢召下少一之字）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立騎駝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勑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爲國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

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眞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

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埶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

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爲

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虖沱河合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周縣西南廣平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

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裏創而起椎牛

吳漢

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靁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

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彊宗豪右也鬲音革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劉攽曰中當作忠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

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解見光武紀斬憲事以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裝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遥反

將南陽兵及弛刑慕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犍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

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

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
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
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
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
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謙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
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

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剋
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
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
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夾詔令過家
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
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從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
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劉攽曰案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罷
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

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宕渠朐䏰二縣名皆屬巴郡朐音劬䏰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朐音春䏰音閏其地下溼多朐䏰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

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劉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

下愼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去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尺以轀輬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成子旦爲灈陽侯灈陽縣名屬汝南郡在灈水之陽因以爲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俱反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成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自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爲將軍從征戰死

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爲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

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洽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身長八尺彎弓二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九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今王梁同勸寵）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矣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攽曰案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蓋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會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云走出魚門）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汝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紀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將軍龐

蓋延

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音奔案文多一賁字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劉攽曰案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

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

蓋延

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作廬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

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因以爲名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續漢

書曰嬴縣名屬太山郡嬴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滑夏

陳俊

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蘄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郟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少爲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爲侍中

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華嶠書韋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甲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北因以爲名）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

藏宮

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釃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釃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

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
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
擊○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
寶華嶠書曰上圖書勞宮賜吏士絳縑六千匹數人好陽而惡陰共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矣軍至
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帛恢復攻拔繁郪繁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郪縣北郪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

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高
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
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
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
守十二年增邑更封鄧矣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
矣奉朝請定封朗陵矣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
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第子單臣傳
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綏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
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
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
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
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
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撲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
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

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馬武上
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
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
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
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城金城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
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

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即張良於下邳圮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
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
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
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逆政多忠臣
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
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天災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 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恐爲子孫之憂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且北狄
異辭傳聞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
者異辭
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
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
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
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
附漢之思雖懷圖纡紱跨陵州縣 圖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
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
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

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揔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劒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劒鳴手中說文曰抵則擊也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劒一是卑辭幣禮也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鷙彊寔爲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電埽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
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
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俊共學老子於
安丘先生秘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後爲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
弇少好學習父業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
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僕射儀曰歲終郡試之時
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
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爲尉注所云郡

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獘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轢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攽曰案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

主人也會劇中亂續漢書曰弇歸主人食未已劇中擾亂上駕爲出南城門頗遮絕轘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卒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宜屬各勿散弇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蜀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前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貴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

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與義矣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故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暴據城反畔乃招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暴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卧温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吏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印橫暴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莧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劉攽曰河北據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劉攽曰案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察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亦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敝遂大敗奔還壁亮陽數日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

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二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上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縣北聲音痕）賊散入遼西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

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當壯士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隤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北涿郡勉思

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隃音踰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

耿弇

祿大夫持節迎況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茌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

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酈食其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阬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酈食其欲攻巨里謀來救之酈食其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酈食其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酈食其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巨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悉衆亡歸張步酈食其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酈食其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溝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閒酈食其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酈食其勑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酈食其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

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故時為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二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吾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表山松書曰弇上書曰吾據臨淄深壁高壘張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大城即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堠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

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齊屯兵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伏湛即降之父）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弇從帝幸舂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鍖音竹林反）弇

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菑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謚烈侯

耶弇

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烈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

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劉攽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劉攽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恒

耿弇

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埶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弇決策河北○劉攽曰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取字下文乃可言弇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

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

耿國

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朝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欵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安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

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廢遂
將軍○劉攽曰案致當作置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
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
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
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惠專在匈奴以戰去戰
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
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
親幸與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
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奏彭為
耿秉

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
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
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
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
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
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
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
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
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
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湟陽公主明

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鳴馬蹏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

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古通用也剺割也音力私反長子沖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沖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大醫令吉丕（丕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晃曄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士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

耿夔

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

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

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劉攽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爲一校今都爲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殁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

耿恭

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陸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

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訾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

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其節過蘇武宜蒙顯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范羌為其丞（其今循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及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

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並爲郎曄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遇或爲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曄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

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嘆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殿釃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爲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